

张天翼论创作

## 出版说明

“五四”以来，以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为代表的一大批现代著名作家，毕生勤奋创作，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，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。为了继承我国现代文学的优良传统，给文学青年和文艺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借鉴，以促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，也为了给现代文学研究者提供作家创作思想方面有关的资料，我们编辑出版了《中国现代作家论创作丛书》。

《丛书》以作家专集形式出版。分别聘请有关评论工作者或作家的亲友负责编选，并撰写编后记。各集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部分：谈自己创作历程和创作经验的文章；评论他人创作的文章；泛论文艺创作问题的文章。入选的文章，除个别篇目由作家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外，大多保持历史原貌。

《丛书》的编辑出版，得到了作家及其亲友们的支持和帮助。大多数专集的选目、体例，直至各篇文章的校订，均征得作家本人同意，有的还由他们亲自作序。

本书由沈承宽同志编选，并曾得到黄侯兴、吴福辉等同志的协助，在此一并致谢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四月

# 目 录

## 第 一 辑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我的幼年生活·····      | 3  |
| 自叙小传·····        | 11 |
| 《鬼土日记》献辞·····    | 13 |
| 《蜜蜂》自题·····      | 15 |
| 创作的故事·····       | 17 |
| 《畸人集》前记·····     | 23 |
| 我怎样写《清明时节》的····· | 25 |
| 《秃秃大王》序·····     | 34 |
| 《洋泾浜奇侠》题记·····   | 38 |
| 《奇怪的地方》序·····    | 41 |
| 关于《华威先生》赴日·····  | 47 |
| ——作者的意见          |    |
| 论缺点·····         | 50 |
| 《张天翼选集》自序·····   | 62 |
| 关于《华威先生》·····    | 63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《给孩子们》序·····           | 65 |
| 为《宝葫芦的秘密》再版给小读者的信····· | 69 |
| 为孩子们写作是幸福的·····        | 72 |
| 《张天翼短篇小说选集》前言·····     | 84 |

## 第 二 辑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89  |
| 文学大众化问题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91  |
| 关于三个问题的一些拉杂意见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95  |
| 什么叫做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？是形式决定内容呢，<br>还是内容决定形式？····· | 100 |
| 什么是幽默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08 |
| ——答文学社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一点意见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13 |
| 从改编剧本问题谈到《民族万岁》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16 |
| 致《文艺阵地》编者信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20 |
| 题材的“平常”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21 |
| ——习作杂谈之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发掘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24 |
| ——习作杂谈之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作者的态度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27 |
| ——习作杂谈之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艺术与斗争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30 |
| 论“无关”抗战的题材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40 |
| 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50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谈人物描写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186     |
| 答编者问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270     |
| 关心和注意的方面·····          | 291     |
| ——在中央文学研究所谈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和部队作者的谈话·····          | 301     |
| 代邮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310     |
| ——谈题材和写作品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从人物出发及其他·····          | 317     |
| 关键要熟悉了解人物·····         | 322     |
| 关于人物性格与典型问题·····       | 329     |
| 与青年作者谈创作问题(笔记六则) ····· | 336     |
| 编后记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沈承宽 341 |

# 第 一 辑



# 我的幼年生活

## 家 庭

老家是怎么个情形我不大明白。据说是所谓世家，有点田，在长江中游一个什么地方。以后渐渐穷下去，穷呀穷的成了穷光蛋。

我父亲拖着一家到外面东跑西跑，找面包去填肚子，一八九几年离了家乡以后，一直没回去过。于是一九〇七那年，在长江下游一个省会里生了我。那时候他在一个高等师范教书。

他是个诙谐的老人，爱说讽刺话。待儿女象朋友。让儿女们去自己发展，他不希望儿女象他自己一样，“他们那一代总比我们那代进步得多的”。这我相信他是受了书报杂志的影响。同时他非常爱那位“五柳先生”那种劲儿，因此他有点名士风，不肯以 N 斗米折腰，不过他不象那位陶同志是有田可归，而且还有几盆菊花的。他只是找点饭吃，到现在都没积下一个大。他性子很急，容易发脾气，可是一会儿就平静了。他看过许多小说，还知道许多笑话。他见了陌生人说不出话。他字写得挺好的。

母亲是个多感的人，她常给我说故事，有一次说林译的《孝女耐儿传》(Dickens: Curious Shop)，眼泪直流着：以前那种大

家庭的生活使她得了神经衰弱症。她又自信力最强，什么事都想试试看。一要打算做件什么从没做过的事，先总守着秘密，事后才宣布，不论成功没有。有一次她翻出一个销路很大的周刊给我看，有一篇她署假名写的短文，指摘那刊物上对于男女问题的那些文章不对，因为那完全是站在男子一方面说的，现在事实上男女并没真的平等，诸如此类。事先我们一点不知道她有寄稿的事。现在哄着的李童事件也许她又写了文章，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。

他们不干涉儿女的思想，嗜好，行动，可是给了儿女很大的影响。

至于姊姊哥哥们对于我，除了死了的不算（我很小时他们就死了），第二个姊姊影响我是很大的。她通信告诉我许多事，指定些书叫我找来看。她爱说弯曲的笑话，爱形容人，往往挖到别人心底里去。可是一严肃就严肃得了不得。这么一个人。

## 学 校

因为家是流动的，我就转了许多学，直到了另一个省会里才读完小学中学。初小里国文讲《孟子》，我一面念着一面骂梁惠齐宣那些王，那些孟老爹的徒子徒孙，干么逗得这姓孟的说那么多废话叫我们来背。功课没一样行的，只有和同学打架，说故事，是拿手。到高小以后别人叫我“蛮牛”，“野牛”，也有人叫我“小热昏”。

高小的几位教员都害怕学生受了那时的新文化影响，一面对学生们咒娘骂老子，斥它为洪水猛兽，一面把《论语》当作修身课。不许学生看小说，不许学生运动。谁犯了过就给拖到一个

姓孔的牌位面前跪着。学生出出进进都得对那块姓孔的牌位鞠躬。院子里象挂挽联似地贴满了白纸标语，写着姓孔的姓孟的话。

我们国文教员据说是一位秀才，兼教历史，兼教修身。常喝酒喝得脸红红的，于是讲起历史来就特别起劲，高兴的时候还得说一个袁世凯和“美国国王”比赛珍珠的故事。全校的先生要算英文教员顶年轻，带教一班《论语》。有一次一位同学在自修室做手工，把行头放在一个香烟盒子里，看见英文先生，问他那上面的“Baby cigarettes”什么意思。“第一个字是‘婴孩’，”先生就很响地说，“第二个字是‘牌’：‘婴孩牌’的‘牌’。”

这些先生据说一直到现在还在那学校里教书。

中学里那位校长是个反对白话文最起劲的，并且禁止学生看小说。“无论什么小说总是有害的。”他据说有点天才：他兼教外国历史外国地理，外国文可字母都没学过。后来有一天忽然做了篇白话文，而且请一位国文教员替他标点，油印出来给全校的人看，当国文读。“我这篇文章是反对白话文的，但是我故意要用白话文写，这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，而且也叫人晓得我并不是不会做白话文。”说是要拿到什么杂志里去发表，不过我们没有瞧见。

教科书当然都是文言的，因此不管哪种功课，先生们都象讲古文似地把字面解说一遍。我们当讲台上没有人，我们读我们的小说，写信。和同位子的打架。先生聪明点的，就和我们谈彩票，谈女学生，谈二本《阎瑞生》。

以后来了一位国文教员，是个年轻小伙子，奖励学生看课外书，于是杂志小说等才公开地看。

也象那个小学一样，这中学直到现在还是那位校长，还是那

些先生，而且名誉也还是一样的好：算那省会里的第一流学校。

## 我 自 己

我四五岁的时候，大家都不欢喜我：我不听他们的话。我拿棍子在别人房门口敲着，别人要是：“×弟，别敲罢”，那我就得一连敲上两三个钟头。别人不说倒也许好些。因此常挨爹妈的骂，这我到很大才克服掉。

我的恩物是军乐队。似乎常有军乐队在街上走过，我就要大人带我去看。这大概是受了姊姊哥哥们的影响：他们常拉着手风琴唱歌，哼着军乐队的曲子。还有件恩物是轮船火车，一听见火车叫“哆！”就要往外跑。在家里我拿着粉笔铅笔，用了野兽派的手法，在墙上在地板上画着蚕子似的火车。我用五六个火柴盒接起来做火车。我在那上面画着铁路：由妈妈站到爹爹站，到姊姊站，到姑母站，到厨房站，我自己做了火车开来开去，嘴里叫着：“哆——轰轰轰轰，轰轰轰轰！”一开到厨房站，厨房刘大哥（爹要我这么叫他）就说：“你这个火车要上煤了吧。来，我给你上煤。”这一手我顶高兴，因此火车常往厨房站开，而且在那一站停得最久。我顶欢喜上煤！

一个人最好是开火车，当个乐手也好，要是在火车里奏乐，那就，吓，我的乖乖！

哥哥死后，嫂嫂带着侄儿送哥哥灵柩回去，接着许多大人们要上学，要找职业，都离开了我们。全家只有爹妈我。我哭着：“一点不好玩呀，一点不好玩呀。”

七岁那年离开这省会，跑了几个地方，到另外一个省会里住下。我不感到不好玩了。学校有同学。在家里爹妈给我说故事，

星期日他们带我出去玩，还有位老王妈，每晚总得说个徐文长，说个《屁弹铜匠》之类。门口有许多茅屋，住着些卖豆腐干的、开小茶店的，他们的儿女都是我的朋友，有几个还是同学。

在初小有一次开全城小学运动会，我去参加五十码赛跑，得第二，给了我许多奖品：十几册商务印书馆的童话，孙毓修先生编的。有许多字不认识，母亲就读给我听。于是渐渐地自己看，买了一些，借了一些。商务中华那时所出的童话都看全了。到高小开始看旧小说，第一部是《岳传》，向个姓夏的借的。才看了一点，和夏先生打起架来，书还他。马上好了，再借来看下去。第二天又打架，又还他。第三天他又把书借给我。这部《岳传》足足看了一个月。接着借看《杨家将》，《西游记》，《三国演义》，《水浒传》，《彭公案》等等，这些教给我们拜把，打架的机会也就特别多。把弟兄也常会打起来。于是来了个调人给我们讲和，写和约，还画花押，不过说不定这和约在下一分钟里给撕得粉碎，拳头对拳头又顶起来：“不打你这忘八羔子不是好汉！”

我没有一样功课好的，可是先生们说我将来可以做个书家，据说我的字写得好。在初小时，全校开什么会，他们还叫我当着许多陌生面孔写一副泥金对子，他们还告教了些话给我在台上说了几句。校长兴奋着脸说：“那天知县拍手拍得最厉害。”理科教员还郑重地请我写过中堂：朱柏庐《治家格言》。我闯下许多祸，我在先生那里的案件每天总有四五起，而没被开除，或者是因为这一点。这里我不知道有没有告诉你们的必要，说这小学是县立的。

大姊（大姊夫早去世）失业了，住到我家里，以后病死，留下一个儿子在我家长大。这外甥比我小三岁，我们做了好朋友，暑假寒假就是我们的天下。我开了一家大戏院。用骨牌凳翻过来

当舞台，在厚纸上用彩色画了花脸，胡子，花旦，剪下来，当作戏子。梅兰芳还在我那里唱过戏哩。晚上演电影：在那些做手工用的玻璃板上画着古里八怪的脸，靠着灯，映到床上，观众是我那朋友，还有老王妈。有时也预备两张藤椅，请爹妈来坐包厢。我和那朋友组织了一个乐队，把老王妈的洋铁箱子挂在身上当大鼓敲着，我们自己的嗓子奏着乐。

我那大戏院关了门之后，就开了家书店。我把知道的故事写成小册子，每册三四页。此外还杜造了些故事。一面还出日报，每期一张尺白纸，有故事，笑话，插图。我的读者只有一位。

他呢，开了个动物园，里面陈列着的动物是：猫一头，乌龟一只，螃蟹一只。我是唯一的参观人。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闹了别扭，我不合作。他慌了起来，因为开了家动物园没人参观到底是不大舒服的，他对我母亲哭丧着脸：“婆婆呀，快叫舅舅来看我的动物园罢，我的动物园一个人也没有了。”

不久他的乌龟因营养不良而病死，动物园关了门。我和他就拿一个纸匣子，装上轮盘，叫那只螃蟹拖车子。可是它不听话，它横走，把车子拖得乱七八糟。我们用一根筷子打它。还是不行。我那朋友动了火，狠命地一打，把蟹黄打了出来。他为这悲哀了一两天。我那刊物还为这出了个专号。

暑假里每天晚上我们在街上玩。我们到一个桥下，背着电灯站着，叫人不大瞧得清我们的脸。无论有什么陌生人坐着黄包车从桥上溜下来，我们就对他恭恭敬敬鞠个躬：“先生，李先生在家里等你，要请你去。”说了马上掉头就走。

进了中学不到两星期，又全校都认识我了。无论先生，无论同学，总得撩他们几句，遇着些比我大得多的同学要动手（并非真打），我就逃上楼去，一见别人上了楼，我就跨过栏杆，抱着柱

子溜到地下来。说这些撩人的话，我还收了几个徒弟的。中学里有各种运动行头，因此打架的机会也特别多，抢球的结果不打架当然不行，对不对？

教务主任老是叫了我去：饭厅里别人打碎了碗他以为是我，无论什么地方有人闯了祸他也疑心由于我。要是他走一个别扭的地方看见没有我，我相信他准得很失望的。有一次，一个教员告发我晚上在楼上栏杆边，对下面天井小便，教务主任又叫了我。虽然小便的不止我一人，可是我发明的。他说这里小便有碍卫生，因为下面还有水缸盛着用水，说不定尿会撒到缸里去的。“我正为了怕有碍卫生才这么着，”我只好这么说，“卫生学上说，尿熬得太急会生病，我正尿急，可是厕所太远……。”他踌躇了一会：“唔，是的，这要想办法。”

可是谁知道他扣了我多少品行分数！我们料定是某个教员去告的，本来我们全班对他很有点恶感，现在更深了。我们哇喇哇喇说着他，他于是动了火：“你们管我么？”

“我们当然管不着你呀，”我说，“我们又不是你的老子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，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我们不是你的老子。难道说错了么，难道我们是你的老子么？”

和同学们虽然老打架，可是很要好。他们老围着我叫我说故事。现在故事知道得更多了。我在通俗图书馆看了许多林琴南译的东西，还有许多侦探小说。最拿手的故事是所谓《撒克逊劫后英雄略》(W. Scott: Ivanhoe)，《滑稽外史》(C. Dickens: Nicola)等等，还有些什么《福尔摩斯》，《亚森罗苹》之类的侦探故事。我记得还有部什么《电术奇谈》，记不清是谁写的了，这故事很受欢迎，我一个星期才把它说完。有时候不高兴讲也被拖

着讲，我就造着：福尔摩斯跟着亚森罗苹到上海，一上岸亚森罗苹就飞似地跑，福尔摩斯拚命追，“哪，就这么追，”我拔腿跑着，装着追的样子，一直跑了去。我用这么个方法解围的。

因为爱看小说之故，和几位同学写起来，都是些在林琴南和《礼拜六》之类的影响之下的。我写了些滑稽小说。我们还投稿哩。可是严格地说，这已经算不了是幼年，似乎不应当写进去。

于是我这篇短文也趁此打住了罢。

（原载《文学杂志》一九三三年第二期）

## 自叙小传\*

我生于一九〇七年<sup>①</sup>。老家在长江流域中部的湖南省内。祖上属于地主阶级,但从我的祖父一辈便开始没落了;我的父亲最后只好携家带口漂流他乡,苦苦地挣扎着维持生计。从五岁起,我就跟随父亲到过许多地方,十八岁在杭州读完中学。一九二四年,我前往北京,但没有进入那里的什么学校<sup>②</sup>。就在那时,我开始确立了新的信仰(指马克思主义)<sup>③</sup>,并且逐渐地领会了那唯一的历史真理。之后,我做过小职员、军队里的辅助人员、一家报纸的采访记者、教员等等。

我的父母和我的一个姐姐都酷爱阅读文学作品,所以我很自然地受了他们这方面的影响。还在中学的时候,我就写过一些幼稚可笑的短篇小说。一九二五年,北京的一家报纸发表了我的一篇模仿所谓“象征主义”的东西。我那时存在一种荒谬可

---

\* 此《自叙小传》选自英文版《活的中国(Living China)——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》(埃·斯诺编,伦敦,乔治·G·哈拉普公司1936年出版)。该书收有经斯诺翻译并修改过的张天翼的短篇小说《移行》。

①② 根据张天翼后来准确的回忆,他生于一九〇六年九月二十六日(丙午年八月初九);一九二四年十九岁于杭州宗文中学毕业;一九二五年秋到北京,一九二六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,一九二七年夏退学,离京回杭。——编者注。

③ 原文如此。——编者注。

笑的念头，即认为文学与行动是彼此分开的两码事。后来，我停止了写作。

一九二八年，我开始练习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作，写了短篇小说《三天半的梦》投到鲁迅主编的《奔流》杂志，并发表了。这给予我极大的鼓舞，使我有信心继续写作下去。我的作品有长篇小说《一年》、《洋泾浜奇侠》和短篇小说集《移行》、《反攻》、《团圆》、《清明时节》等，还有两篇儿童故事。

我小说中的人物取自我的朋友、亲戚以及其他与我经常来往的人们。原先，我创作方面的弱点在于：对人物行动的刻画仅仅是为了表现小说的主题，因而忽略了他们复杂的人性。近来，我试图矫正这一毛病。我必须记住“创造典型”的必要，并且要努力做到这一点。

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有狄更斯、莫泊桑、左拉、巴比塞、列夫·托尔斯泰、契诃夫、高尔基和鲁迅；苏俄新作品，特别是法捷耶夫的《毁灭》，对我也有巨大的影响。当我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时，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微不足道。然而，我也因此下了更大的决心来学习和写作，好象就在这些老师们的指导之下一样。

（陈圣生译，尹慧珉校）